

· 论著 ·

以《素问·移精变气论》为中心探讨 上古时期的医学特点

李 中 正

(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郑州 450008)

摘要: 文章围绕《素问·移精变气论》内容讨论上古时期医学的一些特点,旨在说明以内省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对早期中医学的深远影响。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内省文化中的“定”与“慧”在《黄帝内经》当中的体现。

关键词: 气; 巫医; 德; 黄帝内经

Exploration of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ancient times centering on Yijingbianqi Lun in Suwen

LI Zhong-zheng

(He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8, China)

Abstract: Some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ancient times are discussed centering on Yijingbianqi Lun in Suwen in order to expound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introspection-characterized Chinese culture on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d Stability and Wisdom in the embodiment of Inner Canon of Huangdi.

Key words: Qi; Witch doctor; Ethics; Inner Canon of Huangdi

本文借助人学、考古学的某些观点来阅读《素问·移精变气论》,发掘有关早期医学的一些特点,以供借鉴。

《素问·移精变气论》与巫医

目前学界对上古时期,巫医一体有一致共识,而祝由是当时突出的医事活动,正如《素问·移精变气论》“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的本质并无他义,就是巫的祈神治病活动^[1]。另如《灵枢·贼风》“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可见,当时巫医用祝由术给人治病实属普遍。且从“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推测出,祝由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笔者幼年见过《祝由科》这本书,可谓内容丰富。同时从“知、先知”可以看出,“先巫”有向专职的“医”转变的倾向。“先巫”似乎也在不断积累着某种经验知识,进而是经验。如通过“理色脉”去判断产生疾病的过程。临证的理性思维增加了,并会逐渐掌握和运用一些规律去诊治疾病,神秘性减少了而实践性大大增强了。试想,若当“移精祝由”偶尔不能治愈某个疾患的时候,上古“医者”也会想到

别的方法的。《山海经》里记载着上古的“巫医”,不但会祝由之术,而且还用药。亦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上古圣人从生活实践中发明了汤液醪醴,且用之治病又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他们的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笔者认为,上古时期,巫医本身不但具有经验性,也有实践性,二者都不可忽略。这一点对于中医学来讲,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实践才是中医发展的动力。中医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

另外,《移精变气论》两次提到“上帝”,一次提及“圣王”,一次提到“真人”。尤其是“上帝”的称呼,如《移精变气论》“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命曰圣王。”“上帝”可释为“上古之帝”,在甲骨文中,已有“帝”字,且“帝巫”二字多见合用。应是对古代“圣王”尊称,同如《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看来,“上帝”不但是拥有地位的有德之王,而且通晓“色脉”,甚至说,也可能是“色脉”的创造者,这样一个近乎有“神明”的圣

通讯作者:李中正,河南省郑州市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中基学科,邮编:450008,电话:0371-65525681, E-mail: cdlzhongzheng@126.com

王。也可能就是后来所说的“上古真人”的形象。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和先秦诸子记载的一样,真人皆有异能。且在原始的上古时期,“真人、上帝、圣王、巫”可能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根据考古家陈梦家先生在他的一篇著名论文《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上古的巫者所司的职务最少应有5项^[2]: 祝史:也就是负责祭祀祷祝并作记录以为史; 预卜:通神明以贞卜、预测征兆; 医:为人治病疗疾,故古代医字作醫; 占梦:解释梦境; 舞雩:歌舞以娱神降神,雩为求雨之舞。

因此,在中国古代“巫”是一个极受尊重的职位与名称,并不能用现代观念中称做巫术的“巫师”等量视之。“最早的巫同周秦以后的巫术方士不同,他们是古代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无不知晓^[3]”。

总之,上古时期疾病的治疗与巫医是分不开的。上古巫医具备了“德、神明、医术”,而其中“德”则尤为关键,而且就早期医学的现状而言,他们的内在修为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早期文献求证出来。

内省的文化

《国语·楚语下》有这样的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覿,在女曰巫”。从中看出,上古对巫的人品道德、才能智慧都要求甚高。上古之巫是圣人,巫只有先有内在的优良品格和修为,后才有“明神降之”于此人。借用《管子四篇》内容来诠释:“神”非“神灵”乃是“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管子·心术下》);“降之”即精气入于心,“神气舍心”、“心藏神”;“明神降之”的“明”是一种修养功夫境界,是一种“内明”,即如“定心在中……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管子·内业》)。

《国语·楚语下》这段话说明,巫本是庶民,一切圣贤只是平凡人而已。“巫”本不特殊,独特的是中国古代体验内省的传统和精神。是那种从内到外,由“内圣”到“外王”的内省型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就体现在这里。且早期的一些医学实践深受这种“直觉领悟式”思维方式的影响,比如“善理色脉”,只是“通神明”后的方便之学、智慧之学。

比照《庄子·内篇·应帝王》可以看得更清楚,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这是著名的“小巫见大巫”的典故。文中,郑神巫季咸,善“理色脉”,预知生死。同《移精变气论》“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理色脉而通神明”。看来历史上巫的“理色脉”如神,并非虚言。大巫壶子可随意“变气”来迷惑“观气色的季咸”,致使善“理色脉”的小巫黔驴技穷,逃之夭夭。看来,“变气”功夫也是实有的。

故事告诉我们,“理色脉”即使“若神”,还是小术、还是小巫。中国文化重视的是“通神明”,是“得道”,这才是根本。抓住根本,发展才能不会迷失方向。另外,上古时期的“移精变气”应分“移精”与“变气”,大巫壶子的这种本领有可能就是上古巫医的“变气”。即上古巫医可以移走精气(病气),也可以变化自身体气。从现在看来,这无疑是气功的修炼内气、施发外气的范畴。变化体气或者变化气质都属于内在修持的结果。可以推测出,无论是上古巫医还是大巫壶子,他们“移精变气”的本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修持来的,这种修持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修持。

内在修行的定与慧

中国古代体验内省的修行的第一步,是要有定。儒家、道家、佛家的修持都是这样。无论是“精爽不携贰”、“定心在中”、“致虚极,守静笃”,还是“心斋,坐忘,朝彻”等记载,先秦诸子无不从身心的静定修行入手。

《黄帝内经》也不例外,从内省到得定,定久生慧,如《灵枢·五色》“积神于心,以知往今”;《素问·八正神明论》“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昭然独明”。“独悟、独明”是一种顿悟式的认知活动和方法。它不借助于逻辑推论,而把平常的理论性认识活动撇开,大大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规范。亦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突如其来的内在体认。上古医者具备了这种“认知方式”,在临床上可以帮助他们发现和认识到更多超出逻辑思维范围内的病症联系,总结出更多纵贯天、地、人之间的规律。这是中医所特有的,也是最珍贵的内核。它使得中医更博大、更精深。

定生慧,还有慧力的出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针刺的治疗当中,如《灵枢·终始》“深居静处……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行针时医者与患者都集中了自己的精神,集中到“针”上,“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就近乎会产生一种合

力,使针灸效果倍增,这种情况肯定是早期“针灸”大医们的共识。这种原理或仪规,实源于早期巫祝仪式中。双方都处在定静之中,这样才能使祝由有效果,若患不从医即《黄帝内经》“神不使”、“不能动神”。以此看来“巫医”时代治病的一些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早期针刺治疗当中仍带有“祝由”的一些影子。巫医的“移精变气”并没有随着历史湮灭,本质的一些东西一直都被传承着。探讨上古中医学的“巫医”特点,意在审视它给今天中医的发展带来的启示是什么。认识和继承好它的精髓可为中医的良性发展服务。

总之,内在修持、体验的传统文化特质是古来中国文化延绵不断的认知方法,上古的巫者、医者、术士、以至于哲人,都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寻求内在的超越与启悟,以达到境界、知识的突破。同时,这种以体验、自省而启悟的文化传统与当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在知识上不同,但却是人类知识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系统。

参 考 文 献

- [1] 金丽.试论“祝由”之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6):723
JIN Li. Briefly on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Incantation and Psychology”.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06, 21(6): 723
- [2]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20):534-542
CHEN Meng-jia. Myth and witchcraft of the Shang dynasty. Journal of Yanjing, 1936(20): 534-542
- [3] 唐明邦.从《山海经》看我国原始宗教与巫术科学的特点.大自然探索,1982,2:165-173
TANG Ming-bang.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religion and witchcraft science from Shanhaijing. Nature Exploration, 1982, 2: 165-173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28日)

· 论 著 ·

论脉象与“位、数、形、势”的关系*

张治国,杨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位、数、形、势”是晚清医家周学海提出的正脉之纲领,是脉象的4个关键属性,其与脉象的本质都是“象”,分属不同层次。“位、数、形、势”与脉象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除4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动静关系外,与脉象之间还存在着双重关系。

关键词:“位、数、形、势”;脉象;“象”;相互关系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lse tracing and position, rate, shape and force attributes

ZHANG Zhi-guo, YANG Jie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TCM,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Four key attributes, position, rate, shape and force, are programs of pulse tracing put forward by ZHOU Xue-hai, a medical practitioner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essences of four key attributes are ‘images’ of different levels. There ar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lse tracing and position, rate, shape and force attribute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and static-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attributes but dou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attributes and pulse tracing.

Key words: ‘Position, rate, shape and force’; Pulse tracing; ‘Image’; Relationship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o.Z02035, ZZ2006013)

通讯作者:张治国,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邮编:100700

电话:010-64014411转2580, E-mail: zztcm@163.com